



吉鴻昌將軍

Ji HONGCHANG JIANGJUN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介绍的是抗日將軍吉鴻昌的故事。

书中介绍了他因参加革命，反蔣抗日，反动派蔣介石指使爪牙暗杀未死而被捕，结果在北京慷慨就义的事迹。

吉 鴻 昌 將 軍

周 驥 良 著

孙世涛插图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河西区尖山路) 河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

河北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1/32 • $\frac{7}{9}$ 印张 • 17,000字 印数: 5,001 — 20,000册 1960年1月第一版

1961年6月第二次印刷 统一书号: T7086·311 定价: (5)0.09元

吉鴻昌將軍

訪吉鴻昌烈士遺孀手記

一

初春。在一个弥漫风沙的日子里，我随一位初識的“老天津”，在天津市中心花园的一个街口停住脚步。“老天津”用他那响亮、洪大的嗓音，指着一所精致的、花园式的楼房說道：

“就是这儿！”

“哦，是这儿！”这条街，这座落在街口的楼房，我曾經从它身边走过多少次啊！直到今天，我才认出它的光荣面目。就是这座楼啊，在二十多年以前，党曾經通过这座房子的主人吉鴻昌烈士在这里組織了許多伟大的、壮烈的民族抗日救亡活动，使我不由一陣发热发怔。

这时，同行的人指指那楼，指指那沿街的一片砌着鉄栏杆的围墙，声調变得又低又緩，他喃喃地說着：“差不多，总算还是老样子。不过，原先在这街口上，还有一个‘法国工部局’的巡捕在站崗。你知道吧，那时这是法租界。”

“难道巡捕和这楼也有关系？”我問。

“不光有关系，而且有很大关系。你知道吧，一九三二年冬天，吉鴻昌烈士从上海回到天津来了，那时他已經是共产党员，他就在这座楼里組織地下活动。后来，一九三三年春天，他从这儿跑到张家口，組織起察綏抗日同盟軍。那

时候啊，他曾經把他的家当做轉運站，联系过很多人，运过机关枪。后来，察綏抗战在日蔣合流的压迫下失败，他又跑回天津。立刻，这座楼里的人多起来了。这都是些‘危险’人物，‘法国工部局’很害怕，就添了一个崗，特地为他们安了一个釘子。”

我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，罵了一句：“真讨厌，一个洋狗腿子。”

“不过，凡事不能一概而論，有的釘子釘的牢，有的就釘不牢，那站崗的巡捕据说还不坏。”

“这种人还有不坏的？”

“怎么不坏？你听啊。据说，那巡捕很快就和吉將軍有了交情。当然啦，吉鴻昌是血性汉子，平等待人，又誠实，又爽朗，誰瞧見他，誰就得被他吸住。高高的身量，一对亮閃閃的大眼，有气度，为人也最慷慨。”

我又沉不住气了，插了一句：“他能大把給錢。把巡捕买住了吧！”

“当然啦！吃洋飯，当巡捕的有不爱錢的么？一对眼珠子成天在鈔票上打轉轉。可是，你听啊，这几位巡捕也是敬重这位將軍的为人，他跟那些軍閥、大官僚不一样，沒架子，沒派头。他穿的是有錢人的衣裳，他說的想的却都是穷哥儿們的事，是个直腸子的人。他剛回来沒几天就跟巡捕套交情說：‘別看我做过軍长，現在住着洋樓，我可是穷棒子出身，扛枪杆子熬出来的，咱們都一样。你完成你的任务，可有什么情况你也通知我一声。’就这几句話，他就把巡捕吸住了。这样不是在街角上嗎？換崗时，他就把巡捕叫进去，他笑着問：‘你們是中国人不是？’‘你們也爱国不？’

这里謝謝你。’他这人就是这样，热血汉子，到处宣传抗日。

哦，我还想起另外一桩事。据说，经常有人找他来，有老部下，有扛枪杆的，还有从海外来的华侨，他们这样打听：‘抗日的吉鸿昌住在哪儿？’他的名气多大？他呀，他是到处都宣传抗日救国的。”

二

夜深了，鸿昌烈士的影子还在脑海里打旋，使我久久不能冷静下来。渐渐地，童年熟悉的声音重又在我耳边响起。那正是举国同仇敌愾，大家唱着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”的歌声的时代。

那是夏夜。在我家门口的台阶上，一个断了一只胳膊，吸着个小旱烟管的卖菜小贩，他一面喝着茶，一面和我们讲着：

“嘘！你们听是听，可是不能乱讲呀，讲出去可麻烦！谈抗日，脑袋上要挨刀的。”

我们点点头，睁大了一对对铜铃般的大眼睛，在等他讲下去。

“我原先就听当兵的说过，西北军里有一个‘吉大胆’，说他打仗最勇敢，一上阵就拼命，他和别的带队官不一样，为人艰苦，和大兵们一个样。可他并不是大老粗，勇而有谋，比谁都聪明。

就说这桩事吧，北伐的时候，他带着队伍要偷渡黄河，黄河水大，又找不着船。对岸是奉军万福麟的部队，机关枪把守得严严的，谁也寻思着过不去。独他不这样想，抱着空的大煤油桶，把身上的衣服扒下，嘴通一声跳河了。他要过

二楼的布局和一楼一样，几间房子都被诊室占满，病人又那么多，想看也很不方便。这时，我在揣测，鸿昌烈士究竟住在哪一间呢？他一定是住的那最大的、带厕所的一间吧？但是，隔着半开的门一看，厕所如今已改作化验室了。我又想：当时潜藏在他家的一些党的领导同志——陈伯达、柯庆施……，他们又都住在哪些屋里呢？

这问题，连老人也弄不清。含糊地答道：“据说，当时最秘密的还是三楼。”

不错，这儿还有一间小屋是摆在三楼的，有一个楼梯可以通上去。但楼梯口上却横着个栅栏门，锁住了。我站着想：这间小楼，当时是干什么的呢？这座亭子间似的小楼，是靠住在那里？还是油印什么地方？还是他们出刊的“民族战旗”的编辑室？

门诊部的工作人员看我们指指点点的，觉得有些奇怪，跟在后面打量我们，我们只好走下楼来。

到了院里，那老人却一直转到楼后面，他一边寻找，一边叹惜地说：“可惜呀！我弄不清了，鸿昌烈士在国民饭店遇刺被捕的当天，唔！也许是第二天，这院里还埋了很多书和秘密的东西哪。一晃二十多年，烂也要烂坏了。”

跨出院门，老人又回顾了一眼，惋惜地说：“很少见他这样的人，想的做的都是为了抗日。我又想起了一桩事。那时，有名的相声演员张寿臣正在小梨园登台，有回也提到抗日救亡，提到吉将军察绥抗战，很替他可惜了一番。那天，偏偏吉将军在座。散了场，张寿臣被人找到一家饭馆里。一进雅座，他就指着自已鼻子说：‘我就是吉鸿昌，承你夸奖，我决不辜负大家的希望。你卖艺还肯宣传抗日，太好了，我

这里謝謝你。’他这人就是这样，热血汉子，到处宣传抗日。

哦，我还想起另外一桩事。据说，经常有人找他来，有老部下，有扛枪杆的，还有从海外来的华侨，他们这样打听：‘抗日的吉鴻昌住在哪儿？’他的名气多大？他呀，他是到处都宣传抗日救国的。”

二

夜深了，鴻昌烈士的影子还在脑海里打旋，使我久久不能冷静下来。渐渐地，童年熟悉的声音重又在我耳边响起。那正是举国同仇敌愾，大家唱着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”的歌声的时代。

那是夏夜。在我家门口的台阶上，一个断了一只胳膊、吸着个旱烟管的卖菜小贩，他一面喝着茶，一面和我们讲着：

“嘘！你们听是听，可是不能乱讲呀，讲出去可麻烦！谈抗日，脑袋上要挨刀的。”

我们点点头，睁大了一对对铜铃般的大眼睛，在等他讲下去。

“我原先就听当兵的说过，西北军里有一个‘吉大胆’，说他打仗最勇敢，一上阵就拼命，他和别的带队官不一样，为人艰苦，和大兵们一个样。可他并不是大老粗，勇而有谋，比谁都聪明。

就说这桩事吧，北伐的时候，他带着队伍要偷渡黄河，黄河水大，又找不着船。对岸是奉军万福麟的部队，机关枪把守得严严的，谁也寻思着过不去。独他不这样想，抱着空的大煤油桶，把身上的衣服扒下，噗通一声跳河了。他要过

河。人們見他过河，參謀長咧，旅長咧都下水了，大家揪住他說：‘無論如何，你當師長的不能頭一個呀！’弟兄們見師長這樣帶頭，心氣都起來啦，當天晚上就渡過了黃河。过河摸上去，萬福麟的部隊還在耍錢呢！沒想到吉將軍的兵，抱着大煤油桶渡過黃河，措手不及，一下子都被繳械了，這一仗打的又脆又快。剛剛結束，吉將軍的二計又來了，乘着黑夜，讓弟兄們換上奉軍的軍帽，扯着他們的旗子，坐火車一下子涌進了新鄉。好啊，這一仗打的太漂亮了，沒費一槍一彈，新鄉拿下來了。拿下新鄉車站，弟兄們都累乏了，又渴又餓，在站台上喘氣兒。吉將軍跑來了，他喊了一聲：‘弟兄們！你們吃飽了嗎？’噹！弟兄們都圍上來了，他接着說：‘我這兒還有蒜瓣呢？’他這人就是這麼樂觀和愛與弟兄們親近，由那時起，我就信服他。

後來他在張家口扯出察綏抗日同盟軍的大旗，主張抗日，我就找了一個老西北軍的朋友，托他寫了個介紹信，找他去了。

我心想，我還不一定見到誰呢？還不一定給我安排在哪兒呢？那曉得，衛兵一領就把我領到他屋裡去了。好啊，他人高眼大，一見我，先就高興地說‘你們來的好’。

我把信給了他。他看完信，我就看他那間小屋了，屋裡就是一付鋪板，上邊放着一塊用破布纏着的大石頭。看得我直吐舌頭，這難道就是前敵總指揮住的地方？他笑笑跟我說：‘這枕头睡起來，才舒坦呢，這叫革命枕头。你懂得革命道理嗎？’

我傻眼了，我說：‘就懂得抗日。’

‘很好。’他不教訓人，隨後就分配我跟他打前綫去。我

是机关枪手，不过，机关枪的子弹可不多，他說‘这都是我拿自己的錢换来的’，我們輕易不使喚。

在多伦多，我才使了一回。多伦多，你們知道吧，当时多伦多是鬼子的重鎮，还有伪軍和‘滿州队’，那是粮仓和軍火庫。要把多伦多打下来，任什么家伙都有了。我們的家伙都是杂八凑，連烏枪和紅纓子枪都算数。

別瞧咱們家伙不齐，弟兄們的士气可盛，七号我們分路进攻，到十号，我們便把多伦多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可是，鬼子工事筑得十分牢靠，又是机枪，又是重炮，里三层，外三层，他們守的結实。攻一次，沒攻下；又攻一次，又沒攻下。弟兄們牺牲的可多了。

吉將軍是大刀队，扛枪杆子出身，到这份上，他把軍衣一脱，光着脊梁，头一个站出来，吆喝：‘有不怕死的跟我来，咱們組織敢死队！’大家一看总指揮上陣还有誰豁不出去的？都站出来了。

他只挑了几十人，另外，挑了几个机关枪手，也有我。我們是打头陣的先鋒，后面才是大部队。

我們爬到城根下面，机关枪找好掩护点，大部队就架起云梯，强行登城。城高，鬼子的机关枪又多，火力很猛，攻了三次，都沒有打开缺口。弟兄們伤亡很多，連吉將軍也险些让手榴弹炸伤，我們退下来了。

鬼子兵看我們攻的急，天一亮，飞机就来了。飞机低的簡直是擦头皮过去的，炸弹一个跟着一个，把战壕炸成大坑，把人炸得无影无踪。等飞机飞走，我們刚从土里爬了出来，好啊，伪軍摸上来了，前边是中国人，后边是鬼子兵有些战壕守不住了，不等下令，竟有人往后撤！



吉將軍一看，陣勢要糟！他从战壕里跑出来，光着上身，耍起大刀，喊喝着弟兄們扑了上去。現在，面对面，連放枪都来不及了，鬼子的三八枪帶刺刀，朝我們胸膛就戳，我們是掄开大刀，朝鬼子就砍。嘿，他們的刺刀拼不过我們的大刀，鬼子倒下去了。

弟兄們一看总指揮都上陣肉搏，都不顧命了，全冲上去，把鬼子冲回城去。

这天夜晚，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。吉將軍是一拼到底，他还是赤着上身，耍起大刀，又选了一批敢死队，还帶上几十根竹竿子，摸了上去！

敢死队竟用手榴弹把城門炸开一个洞口。

这时，城里面也忽然响起一片枪声。他們就用竹竿子朝里猛冲。竹竿子又尖又长，戳上了也够劲，鬼子的刺刀够不上，这一下子垮了。

大队跟着也往里冲，喊声達天：‘中國人不打中國人！’、‘咱們一致对外！’这一喊，伪軍都繳枪投降了。你們知道嗎，这些口号都是老紅軍的口号。

你們知道嗎？原来吉鴻昌加入了共产党，到这时，我才知道。他那軍隊里的宣传工作做的可好，工人、学生什么样的人都有。怪不得我們的軍隊跟別的国民党軍隊不一样哪！多伦城怎么能攻下来，因为他事先派了几个內应，从头一天就混进城去了，那是共产党組織的，比敢死队还勇。

可是，鬼子兵还頑抗，他們撤到城中心，守住司令部，跟我們拼。屋頂牆头，到处都是火力网。我們的火力弱，弟兄們冲不过去。吉將軍急了，他喊叫着：‘拿棉被！’

疆上棉被，又把棉被泼上水，敢死队一个跟一个的滚过

去，拿棉被塞住枪眼，又用大刀招呼上了。

敢死队还把大墙穿开，直钻进去。

鬼子司令部拿下来了。那屋里，桌子上还放着肉和酒呢，没动一动，可是说实在的，大家是又渴又饿。不吃点嘛，歇一歇也好啊！不，吉鸿昌他不累，他不歇。

他说：‘先拿家伙子弹，后运大米白面，主力立刻撤出去，叫老百姓快挖防空洞。’

这话说不到一个时辰，天刚刚有点蒙蒙亮，鬼子的飞机又来了，一来就是几架，多伦城有多大啊？炸得满城都是狼烟。不过，我们没受损失，都说总指挥这一着算准了。

多伦克复，你们知道，全国震动。日本鬼子有什么本事，我们不就是大刀、竹竿子加这两挺机关枪吗？天天有人来慰问我们，天天有人来参加抗日，这一下子，士气起来了。

咳咳！干的这么好，张家口却完了。我们抗日，可有人不抗日，把兵紧跟着屁股追我们。

多伦城的四周，老百姓少，断了后路，这里可就不能呆了。吉将军跟我们讲话，他泪眼花花地说：‘咱们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咱们让给他们。’

队伍扑向热河，鬼子可着慌了，把兵堵住我们。吉将军有勇有谋，其实他这是虚晃一刀，他才不跟鬼子硬拼呢。他带着我们夜里行军，白天歇一歇，才几天的工夫，我们转进冀东来了，直插到密云。

我们改了番号，叫‘抗日讨贼军’。弟兄们都戴上‘誓死救国’的臂章。我们向老百姓宣传抗日的道理，宣传是谁追在我们屁股后头，不让我们抗日。

我们进到顺义城外，日本的飞机整天追着我们轰炸，炸

得我們不能行动。到了夜晚，吉將軍又光着上身，領着大刀隊冲了上去。哪想到摸上去，鬼子的陣地上却是蔣介石中央軍的番号！怎么回事？吉將軍氣的把嘴唇都咬破了。但是他一聲沒吭，把隊伍拉回來。他知道兩面勾成一面了，領着弟兄趕緊突圍。

追兵追上來了，原是打着中央軍番号的部隊。誰知道，冲出來的却是鬼子兵；我們狠狠敲了他們一頓。不過，我們還是突不出去，他們兩邊擠，四面包圍，把我們壓在群山中間。

我們上了山。山是禿山，光是石頭，哪兒躲啊？吉將軍和弟兄們講：‘咱們不能拼了，彈盡糧絕，這樣犧牲沒意思。藏到民間，咱們還要繼續抗日。’就這樣，我們隊伍散了，接受改編。吉將軍也離開我們，接受調停，他和總司令方振武兩人同車到北平去。

他只提出一個要求：‘不許殺害留下來的弟兄們，傷員得給醫治’。咳！可是我們受的罪就不能提了。瞧我這胳膊了嗎？是生生爛掉的呀！我不說我，我還是說吉鴻昌吧。他大胆，他有義氣，他不自私，千難萬難，刀山油鍋都是他頂着。他和方振武一齊坐着紅十字會的汽車往北平來。誰知道進了城沒有好，可是又脫身不得。走到孫河，吉鴻昌給方使了使眼色，方振武要到自來水廠子里上廁所去，他却坐在車箱里不動。因為他不動，所以一車里的人都沒敢動，沒人跟着方振武，方就從那里逃走了。

後來，快進北平城了。車上的人受了感動，和他說：‘你真行，稱得起是個英雄好漢。’把他放了。”

我們都听歎了。恍如眼前就站着這位身先士卒，臨難不

苟，有勇有謀的吉鴻昌似的。接着，聽到他到底遭到蔣介石的毒手，難過得連喘氣都喘不上來。我們安靜不下來了，吵着問：“他怎麼遇害的？”“為什麼沒人救他？”

“噓！別嚷啊你們！”隨後，他站起來了，難過地說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正想打聽打聽呢。”

記得並沒有多久，這那小販也失蹤了。這些事都象石頭般的，重重壓在我們的心頭。成為童年記憶里一個難解的謎，一直多年都在想着這事。

三

謎，難解的謎，終於在廿多年以後被揭開了。

清明節的前幾天，我坐到烈屬吉胡洪霞的屋里。在她屋壁的一面牆上，還挂着鴻昌烈士的半身象片，粗眉大眼，依然在炯炯放光。

吉胡洪霞扶著頭，她的手稍稍有些抖，聲音稍帶有些顫，嘆了兩聲，她沉痛地說道：

“這、這好象還是昨天的事。

秋天，是1933年秋天。鴻昌領導的北方抗日救亡運動，正處在低潮階段。我們躲在法租界里，心神很不安。有一天，突然惠中飯店來了個電話，也沒說是誰，叫我去飯店一趟。我正心里著急，也不知道鴻昌在哪？只知道他們‘抗日討賊軍’被圍在順義一帶，情形不怎么好。我馬上就去了，推開房間的門一看，嚙呀！正是他，光著頭，一身鄉下人的打扮，見了我就噙哈哈地笑。他擺開架式問我：‘象不象老鄉？’

我說：‘你是怎麼跑回來的？’他說：‘在鄉下的草垛

里蹲了两天，換了一身衣裳，修了修門面，我就回來了。看不出是不是？我原來就是庄稼人嘛。’

他問我：‘家里有沒有動靜？有人注意沒有？’我說：‘沒有。’於是他就回家了。

他這人閑不住，在家沒呆幾天，又化裝去了一趟上海，他說他要看病。其實他到上海是找黨中央去的，干什么？我明白。

從上海回來，鴻昌的活動加緊了，我們那座小樓，成天價人來人往成了黨的交通站啦。當然啦，沒過多久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也多起來。即使在半夜，路靜人稀的時候，經常會有便衣的壯漢在左近散步。鴻昌也知道了一些消息，很快，黨的秘密集會地點轉移了，我們家里的‘房客’也搬走了。從此，鴻昌也改變了作風，見天見都扎在惠中飯店的房間里打牌，通過牌桌，進行工作。

一天，擦黑的時候，鴻昌回來了，他笑嘻嘻地對我說：‘今天我可吓了那小子一跳，一出飯店，我就瞧見他跟着我。我故意到煙攤上去买东西，他就躲在那邊裝作看廣告，一邊用眼盯着我。我心里說，跟他開個玩笑吧。就過去問他：‘喂！朋友，你干嘛老跟着我啊？你每月掙多少錢啊？吓得那小子扭頭就跑。’

‘那人是誰？’我問。

‘是藍衣社。’噲！他還滿輕鬆的，毫不在乎的樣子，可開心了。

我當時就說：‘你這樣搞法不行啊！’

他最不愿意聽我說這些，好象我拖他後腿似的。兩道濃眉一擡說：‘行啦，行啦！’不叫我再說下去。只是，從這事

以后，他也留了心眼，惠中飯店沒有再去，叫我姐夫林少文出名，在国民飯店开了个房間，鴻昌轉移了一下陣地。

还是不断有人到家来找他。遇上这样的事，我就打电话給国民飯店38号房間，一找他，他准在。从听筒里听得真真的，又是唱，又是笑的，也有拉胡琴的声音。我当时还想，这样也好，可以遮遮人們的耳目了吧！

又过了不久，11月9日那天，下午三点来钟的时候，他匆匆忙忙地回来了。因为熬夜，两只眼都是通紅的。我就抱怨他：‘你这样搞工作，身子要搞坏的。’

也不知道他心里有什么急事，直着两眼跟我說：‘現在还顾得了什么身体，你存的那一万块钱的現款呢？快給我，我有急用。’

我一算，如果再等十来天，存款到期，就可以从銀行拿到一笔不算小的利錢。便和他商量：‘你要能等两天，就等两天取，省得利息上吃亏。’

‘搞革命，搞反蔣抗日，还能等十来天啊？这个时候，还管什么利錢不利錢！’我說：‘这个道理我明白，可是咱們的錢用一个少一个，也得有个打算。’

他听得不耐煩了，打断我的話說：‘这錢怎么是咱們的？这不是我当軍閥弄来的嗎？哪一块錢不是老百姓的？’

我不敢說什么，連忙把存折給了他，他又要了点零錢，說是准备算清賬，明天就不去飯店了。又拿了一身白褲褂，看了看孩子。他呀，他可是爱孩子，逗弄他們玩了一会儿，連坐也沒坐，就又走了。

临走，还是我追問了他几句：‘联络得怎么样了？这样长了可不行啊，要出事的。’他向来不和我讲地下活动的情

况，这回，却吐了个口风：‘快了，你把家里收拾收拾，最近咱们要离开这儿了。’话音还没落完呢，他那急性子脾气，一溜烟儿就没影子了。

我一听，心里挺乱，到底是到哪儿去呀？这家还要不要？孩子又小，越想越没个头绪，我就到任应岐家去串门。他俩都是河南老乡，虽然任应岐是土匪出身，可是主张反蒋抗日，所以和鸿昌常在一起。一进任家的门，任太太就和我說：‘他们在外头这个搞法，早晚要出事的。’我心里又是一阵发紧，心想，明天一定要和鸿昌說，这样不行。六点半钟的时候，我又挂了一次电话，38号房间里乱得很，只听得椅子直响。接电话的是个茶房，他說他们临时换了房间，这一间已经退了。我当时还想，鸿昌在这地方，也是处处留心眼了。

唔！八点多钟的时候，突然任家的电话一阵紧响，从那铃声里，就听出一定有什么急事来了。我刚走到楼梯口，任家的佣人慌慌张张地向上跑着喊：‘吉将军被刺啦，还说有一个……’

我没听完话，跑下楼去打电话，怪不怪，所有国民饭店的电话都切断了，怎么也打不通。

我们急忙赶到国民饭店去，这时，饭店附近已经戒严，我们停在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的地方。那儿站岗的巡捕，也因为鸿昌做过些工作，时常周济他，所以也就认识我了。他偷偷地告诉我：‘吉将军没死，只受了点伤。’他亲眼瞧见抬出来，送到医院去了。至于什么医院，他不敢说，经过怎样，他也不敢讲。他只暗示一句，为了这件事，整个‘法国工部局’的‘小老法’都来了。

从这几句话，我顿时明白这是蒋介石和法帝国主义勾结